

西向天狼 彩图版

西夏学者史金波，《中国国家地理》、
《文明》、《凤凰周刊》联袂推荐



西夏帝国

唐荣尧·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西夏帝国传奇

唐荣尧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夏帝国传奇 / 唐荣尧著.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1. 2

ISBN 978-7-5078-3348-5

I. ①西… II. ①唐… III. ①中国—古代史—西夏
(1038~1227)—通俗读物 IV. ①K246.3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46259号

西夏帝国传奇

著 者	唐荣尧
审 定	张金奎
责任编辑	刘 微
美术设计	臧晓然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83139469 83139489[传真])
社 址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 (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 100866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环球印刷 (北京) 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200千字
印 张	14
版 次	2011 年 2 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11 年 2 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78-3348-5/K·192
定 价	42.00元

国际广播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录

第一章 走进鲜卑牧帐的美女：党项羌的千载奇缘 / 1

4000多年前，从青藏高原东北部的岗格尔肖合力雪山到隐身于《山海经》里的崧山，从昆仑山到阿尼玛卿雪山环绕的青海高原，驰骋、嬉戏着骁勇的崧人。他们将牦牛和藏系羊驯化，他们在山湖中留下了神秘的岩画，他们的不断扩张给高原带来血雨腥风，给安居中原的周王朝送去恐惧和不安。

因为三个美女丢掉江山，又因为一见钟情和移民融合。出人意料的是，3000年后，神秘的崧人竟在一个“新生”民族身上“复活”。

崧山、崧人：《山海经》里的秘地和它的神秘主人 / 2

天狼西来：六千里外的不速之客 / 8

念：软化鲜卑尖刀的羌女 / 12

内附？躲避？：从青藏高原到黄土高原的一曲党项羌离歌 / 14

第二章 黄土战歌：360年的长期“潜伏” / 19

规规矩矩生活在新乐土上的党项人被胖子安禄山重新吊起了“复国”的胃口，一场福战，让他们重新回到逐鹿中原的大舞台。

因为助阵唐朝有功，曾显赫于青藏高原的拓跋氏、穿越青藏高原之绿和黄土高原之黄的拓跋氏消失了，这个诞生于青草之间的强大部落开始以李姓皇族出现在世人面前。

挥刀南向：一次改变命运的救援之旅 / 20

改造统万城：匈奴“废都”上崛起的军事巨舰 / 23

萧燕燕与佘赛花：两位女杰背后的游牧争雄 / 26

远交近攻：无定河畔的沙漠之狐 / 31

左手军事，右手贸易：党项少主的西进之路 / 35

第三章 亮剑：大白高国的巨舰起航 / 45

公元1004年，一个让契丹人备感快慰的年份。富得流油的宋朝人谦恭地奉上了澶渊盟约，西边那个对自己阳奉阴违的李继迁也在他梦魂萦绕的高原故土死掉了，灵州城里生出的小娃娃，想必也是未来顺从的奴仆。没有敌人的日子，会不会太寂寞了？

豹越大野：二百多年武风濡染的帝国之子 / 46

铸剑为旗：席卷青藏高原屋檐的党项旋风 / 53

帝国的器官：载着西夏前行的“中国怪字” / 57

兴庆府：贺兰山下的白色王朝 / 60

借用外脑：“以毒攻毒”的必由之路 / 64

三线作战：一个“狂徒”日益完善的龙形版图 / 66

天骄亡曲：迷失于酒杯与香枕的开国皇帝 / 70

第四章 草丛里的血与火：女斗士主导的党项帝国 / 75

强悍而孤傲的元昊死掉了，儿子也上了西天，巨大的政治空白留给了曾被他抛弃的老婆，于是，外戚成了帝国的主宰。或许是为了发泄怨气，或许是为了表明自己的立场，或许……反正这些女人都把鲜血和长刀当成了至爱。倒是几位正牌的皇帝怀着仁爱之心不懈地谋求和平。于是，一对奇怪的政治组合出现在党项帝国的高堂。

外戚主战，皇帝恋安：一对奇怪的政治组合 / 76

佛音与战声：风流皇后和他的好战儿子 / 83

汉女太后的天幕：五路宋军的溃败 / 87

秉常：第三代西夏帝王的中原之梦 / 91

鸽派司马光和两个皇太后的较量 / 93

第五章 乾顺亲政：上升的帝国轨迹 / 97

一个看似文弱的皇帝，骨子里却充满杀机。游刃于宋、辽、金、吐蕃四方势力之间，乾顺皇帝把西夏帝国带到了巅峰。白色帝国在青藏高原和蒙古戈壁之间，在贺兰山、祁连山和六盘山三座山脉之间，形成了自己丰富的地理单元。

佛音和战声的轮回：帝国意识形态的初步整合 / 98

“海东青”飞临：血与火书写的“四国演义” / 102

女真飓风：宋夏之间的“第三者” / 106

刀锋上的光：马背上的呼啸惊醒青草的梦 / 108

第六章 辉煌中的死亡：游牧英雄主持的汉化改革 / 113

西夏，一个游牧起家的帝国，难免被理解为一个尚武、强悍、粗狂的王朝。其实，她在诞生之前就执著地向东，向中原，向汉文化靠拢。仁孝皇帝，一个不折不扣的孔圣人的粉丝，把西夏引上了全面汉化之路。一个文官政治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泯灭了党项人的血性，也扼掉了帝国的灵魂。

仁孝文治：遍地学府汉地风 / 114

遍地塔影：帝师与藏传佛教的东传 / 117

一对汉人父女搅动的西夏政局 / 122

文脉贯穿300年：一个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 / 126

推启开放之窗：一个迷失的草原帝国的风情画卷 / 130

第七章 帝国黄昏：北方升起黑煞星 / 133

如果说西夏王朝是一辆由李继迁、李德明精心打造的战车，那么，这辆战车就是由元昊隆重推到历史前台的。此后的百余年，这辆战车在三国演义中走向辉煌，走向巅峰。铸就巅峰的是刀剑，成就辉煌的是汉化。一对矛盾的组合，注定帝国内部波澜迭起。为了恢复祖先的血性，纯佑皇帝的生母咬牙拿下温良恭俭的儿子。可来自北方的黑煞星会给他们留下多少时间呢？

拐点：从三国演义到单向外交 / 134

为大义而灭亲？被生母赶下朝堂温良皇帝 / 136

枕侧的刀光：草原升起“不落”的太阳 / 139

仓皇的应对：美妙而短暂的中兴之梦 / 143

第八章 丧钟为西夏而鸣：一对幻想家的最后挣扎 / 147

嵬名安全在皇位上坐得并不舒服，刚当上皇帝，就碰到了帝国成立以来最凶悍的对手。他在皇位上最后的感触可能就是两个字：报应！

就在嵬名安全被来自北方的噩梦困扰时，来自皇宫的内乱更加深了恐怖的梦魇。1211年，一个幻想家，嵬名遵项，仿效当年的自己登上了帝位，开始中兴的梦想之旅。等待他的，却是噩梦中的死亡。

嵬名遵项：选择投降的梦想家 / 148

夏、金联盟：百年战争后的糟糕握手 / 151

沙州胜利：西夏帝国的最后残喘 / 155

黑城之战：一座“伟大古塔”678年间的使命 / 157

铁骑过处：从祁连山到贺兰山的哀歌 / 164

最后的快感：死于党项女子手下的成吉思汗？ / 168

第九章 传奇之后的传奇：王朝后裔的一地迷影 / 171

传奇帝国在亡身后依然续写着传奇，这个续写者就是党项的遗民。

中国已无西夏朝，世上已无党项人。和其他逝去的王朝不一样的是，这个神秘的王朝还在中国大地上留下了数百万模糊的背影，以及无尽的猜测和揣摩。这个习惯了流徙的民族，再次唱着悲怆的歌谣，负载着一个民族的沉重希望，在一个个浓重的夜色里，一批批仓皇地离开他们曾经引以为豪的帝都。面临着铁桶般的包围圈，他们能逃向哪里？

阿拉善高地和额托克草原的唐古特 / 172

木雅地区：川西高原上的“西吴尔王朝” / 175

泸沽湖：女儿国里的神秘西夏遗影 / 180

夏尔巴：站在世界高地上的东方来客 / 182

西域大地：那些归顺元朝的西夏遗民 / 184

祁连山下：千寺万僧组成的绛红色地图 / 186

江南高官：一群以杭州城为原点的党项后裔 / 188

隔海招魂：客死异域的党项人 / 192

保定经幢和居庸关过街塔：“突醒”的西夏记忆 / 194

探秘中原：小村庄里的西夏后裔 / 199

传奇中的传奇：一把神秘的西夏古琴 / 203

后 记 有个帝国，有段传奇 / 211



走进鲜卑牧帐的美女：党项羌的千载奇缘

第一章

4000多年前，从青藏高原东北部的岗格尔肖合力雪山到隐身于《山海经》里的崧山，从昆仑山到阿尼玛卿雪山环绕的青海高原，驰骋、嬉戏着骁勇的崧人。他们将牦牛和藏系羊驯化，他们在山湖中留下了神秘的岩画、他们的不断扩张给高原带来血雨腥风，给安居中原的周王朝送去恐惧和不安。

因为三个美女丢掉江山，又因为一见钟情和移民融合。出人意料的是，3000年后，神秘的崧人竟在一个“新生”民族身上“复活”。

崧山、崧人：《山海经》里的秘地和它的神秘主人



西夏文首领印



距今4000多年前的一天，统领岗格尔肖合力山一带的古羌族部落首领阼的领地里，突然来了一批勇猛的不速之客。这些语言与自己相差不多、但装备明显先进许多的客人自称“崧”，据说是受他们的首领差使前来传话，让岗格尔肖合力山一带的羌人归属他们。

这个要求显然让阼无法接受，他下令将这些不懂规矩的“崧”人的耳朵割下来，并当场生吃了，随后对“崧”人使者们说：“回去告诉你们的‘崧’头领，他的话我连同这只耳朵一起吃下去了。”阼此刻没有想到，自己的一时之快在不远的将来会招来岗格尔肖合力山乃至整个青海湖一带多大的喧哗和不安。

崧人到底是一批什么样的人呢？他们从哪里来？为什么要占领岗格尔肖合力山一带呢？

我从《山海经》卷二《西次三经》中的记载中寻找崧人生活的地方——“又西北四百二十里，曰崧山”。也就是说，崧山在积石山西边、今天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境内的拉脊山一带。生活在这一带的人就是《山海经》中被称为“生活在崧山的人”——崧人。早在4000多年前，古羌人中的一支——崧人就在高原上率先完成了对野牦牛的驯化，今天散布在高原上的藏系羊和藏马，也是他们驯化的成果。随着放牧范围的扩大，崧人的足迹逐渐踏进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交界地区。领地的扩张总避免不了血腥的争夺和厮杀。他们带着戈形状的武器，反复给对方讲述自己居住在如堂的山里。于是，甲骨文中也称他们为“崧”：表示堂内堆放着戈一类的武器。从中原的文字中可以看出这些人带有明显的武力色彩。不过到了千余年后编纂的《尔雅》里，“崧”的意思已经温和了许多。它有两层意思：一是指“康静”——他们是生活在宁静之地的人；二是指他们居住的地方是“形如堂”的山。



《山海经》中的崧山周围的崧人生活场景

生活在辽阔高原上的崧人的扩张，呈现出一种放射状，靠近青藏高原东部的一支将扩张的足迹延伸到夏朝的疆土边缘，甚至有一支曾经占领了今天的甘肃中部、宁夏南部的大片地区，建立了被夏朝称为“密须国”的政权，甘肃省灵台县白草坡乡曾经出土过一个青铜尊，上面有“子崧做母辛尊彝”的铭文字样，其中的“崧”字的字形正如《说文解词》中说“山如堂者从山，宀声”。这里的“山如堂者”恰好是崧字的原意。^①

夏商时期，崧人将驯化的羊作为友好的礼物送给夏人、商人，夏人、商人根据羊的形状称他们为“羌人”，并形象地创造了以羊为原型的“羌”字，将他们生活的地方称为“羌方”。甲骨文中也出现了“王于宗门逆羌”、“王于南门逆羌”等关于羌的记录。

笔者曾经多次沿着蜿蜒的黄河上游，在龙羊峡、松巴峡、积石峡等峡谷间散落的

^①“崧”字在战国以后逐渐也被“密”字代替，因此《说文》、《尔雅》等书籍中称“崧山”为“密山”。崧人在汉文献中逐渐也被“密人”代替，崧人逐渐退隐到《山海经》的记载中去了。

村寨中，调查有关古老的崧人、羌人在这里的生活讯息，并一再翻过积石山进入甘南藏族草原。我试图顺着几千年前能体现崧人向羌人转变过程的线路，在草场和积雪盛装的高原上，在凌厉的高原风响中，孤独地穿越这条被历史学家忽略的神秘而古老的文化古道，聆听它的声响与它卷走或沉淀的文明与智音，在众多被时代与人们遗忘的文化遗存、哪怕一丁点儿的文化信息里，静静地感受这个创造中国古文明中最辉煌的文明与文化中一部分的民族的初热。

公元前1291年，商朝第23任帝王武丁就发动了对“羌人”的战争。甲骨文中有大量诸如“师伐羌”、“众人伐羌”、“北吏伐羌”的记载。战争的大多数结局是羌人战败，并成了商朝奴隶的一个重要来源。被俘获的羌人除了当奴隶之外，也不时被商朝上层人士用来祭祀鬼神和宗庙。当然，也有一些羌人在商朝担任官吏，甲骨文中武丁祭祀时的祭祀官名单中，就有羌立和羌可两个羌人。

商朝武丁三十二年，崧人再一次对商朝发起进攻，武丁率军迎战，这场战争持续了三年，最后以崧人的撤退宣告结束。殷商晚期的纣王十六年，周文王带兵攻打崧人建立的密须国，遭到崧人的强烈抵抗而多次败北。殷纣王于是追赐给周文王大批弓矢、斧钺，作为进攻崧人的战争专项武器。文王大军从今甘肃泾川县内的阮国、泾川县北的共国穿过，面对先进的武器和如潮的军队，崧人将他们的首领自缚而降，密须国这才得以免遭灭亡的命运。

不过好运并不会永远相伴。公元前944年的夏天，周共王姬伊扈前往泾水一带游玩，密须国的君主康公迎接并陪同共王游玩。姬伊扈身边的三个美女被康公英俊、帅气的外形、气质及勇猛打动了，于是出现了甲骨文中“三美女奔康公，康公未献于姬伊扈，姬伊扈乃灭密国”的记载。

三个美女投进了康公的怀抱，引得姬伊扈大怒。康公的母亲极力劝阻儿子不要为美女而丢了江山，康公依旧执迷不悟。恼羞成怒的姬伊扈当即发动了对密须国的战争，灭亡了犯上



1969年从甘肃灵台白草坡出土的商代铜角



西夏帝国传奇



刻有记录羌人的甲骨文



的密须国。这大概是中国历史记载中第一次因为争夺美女而爆发的战争。东迁的这一支密人就此失去了政权，并一度从历史的视野中消逝。但谁也没想到，这些神秘的崧人，会在3000年后，在另一个神秘的民族身上“附体”、“再生”。

屡败屡战，向东方发起不懈进攻的崧人终于在新兴的西周政权的强大攻势下彻底放弃了东进的打算，退回青藏高原，并将扩张的视野转向西方，于是，在岗格尔肖合力雪山一带，出现了前面提到的陌生而不逊的客人。

那场没有载入史籍的战争无疑是惨烈的，远道而来的崧人面对疲倦和轻敌的阏，取得了一场久违的完胜。牺牲者和受伤者的血，染红了岗格尔肖合力的天幕。骄傲的阏站在蓝天白云下，根本不知道崧人在和东方人的交战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拥有当时较为先进的武器，最后阏被崧人生擒。那天，崧人的领袖僭（zhàn）坐在阏的帐篷前，望着岗格尔肖合力雪山顶上的皑皑白雪，按照崧人必取仇敌头级并将头颅骨做成饮器的习惯（这个习惯后来一直被羌、党项羌乃至西夏王朝的历代君王、武将保留），下令将阏的头颅砍下，祭天、祭山、祭水、祭草后，将那个硕大而骄傲的头颅做成了饮器。而阏的那些女人自然走进了僭的牧帐，阏手下的男人成了僭的兵士或牧者，阏的所有领地成了僭的领地。

这些崧人占领岗格尔肖合力后不久，继续向青海湖周围地区挺进，成了青海高原中部、东部、北部的主人，他们对这片广袤高原的统治一直延续着，乃至《后汉书》等文献将其称呼为“迷唐”、“迷吾”；后来的藏民将曾经的崧人生活地区的人也称为“mi”、“mi nia”。五世达赖在《史荃珍筵》中，也将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人称呼为“mi”；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将生活在洮河上游的羌人建筑的城堡记载为“迷和城”；后来生活在青藏高原东南部的党项羌人也被藏人称为“mi-nak”（密纳克）^①。

从现代地理意义和自然景观等方面分析，今天青海省天峻县西北隅的著名雪山岗格尔肖合力完全具备《山海经》中所记述的“昆仑之丘”的自然景观地貌条件，这是一条青海北部的众河之山、众水之祖。发源于岗格尔肖合力雪山南侧的布哈河，向南流至快尔玛山脚下，折而东流入青海湖。布哈河在汉文献中称“布喀河”，也称作“喀喇细纳河”，前者为近代藏语，意为“公牛河”，后者为党项羌语，意译则为“黑城边的河”。崧人的称谓在“山海经时代”后，逐渐消失了，中原开始称之为羌人，羌人中的一支党项羌后来崛起并曾一度占据岗格尔肖合力雪山和布哈河流域，于是这里留下了一些羌语地名，“喀喇细纳河”就是一例。

我所以在本书开头如此详尽地陈述崧人及他们生活、扩占的地域、地理概念，是因为遗留下来的著名的西夏文献——《圣祖诰咏》，在讲述西夏立国的主体部族党项

^① “nak”是“黑人或黑民”的意思，明显带有歧视含义。这种叫法后来被汉文献采用，如《新唐书》卷二二一《党项传》中称党项羌为“黑党项”。

羌的族源时，有这样三行汉字直译诗句——

头黑石城漠水边，
颜赭父冢河白上，
弥药长里国彼有。

意译为：“遥远的大漠边布满了黑色的石头筑起的城，那些赭面祖辈高大的坟墓就埋在白色河水边上，那里有我们祖辈创立的弥药之国——崧国。”俄国著名的西夏学者聂历山认为“河白上”即“白河上游”，亦即“白色的水”。

不仅崧人占领的青海地区的许多地貌符合《圣祖谕咏》中描写的地域特征，而且，在岗格尔肖合力雪山山脉西部中端的宰力木克雪山南，从雪山深处也缓缓流出一条河流——党河，向西南流出今青海省海西州境内，这就是《山海经》中所记述的“洋水”；而发源于岗格尔肖合力山北侧的拉萨尔河，一路向北注入黑河，这条河流一路流经过青海、甘肃，到内蒙古称作“弱水”。这样的地理位势很符合西夏人对其祖先生活地区的描述。西夏人建国之后，以“白上大国”自称，可能与西夏人追怀先祖的情结有关。

北到岗格尔肖合力山，南到巴颜喀拉山，西到昆仑山，东到阿尼玛卿雪山一带，犹如俄罗斯著名诗人叶塞宁笔下那“满头卷发的苍茫薄雾，在山后挥动着雪白的手”，草地上走动的牛羊及跟在牛羊后面的古羌牧人，在蓝天白云下，过着属于他们的恬静生活。

崧人的称谓从汉地文献消失后，内地人对这些高原主人的称呼开始变成了“羌”。从青海湖到黄河谷地的青海中部草原地带，成了羌人的游牧天堂。成群的牛羊在高原上缓缓行走，羌人们跟随着牛羊的脚步移动着自己的驻牧地：夏天，他们在地势较高的水草丰茂之地放牧；冬天，他们走向河谷或湖泊地带，在大雪弥漫中让自己和牛羊都停止



阿尼玛卿雪山

走动。这样的日子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并不知道。这种生活方式，就这样世代地递传在他们中间。

当时针指向公元前5世纪70年代时，一个名叫爱剑的羌人出现在羌族历史及正统的大中国历史视野中。由于长期闭塞的落后生产力，加上陈旧的武器、数量不足的军队，羌人与秦人的战争以失败告终，爱剑被俘，他和他的众多族人，做了秦人的奴隶。



塞人一度占领的地区，如今是青海境内的好牧场

爱剑被俘到秦国后，秦王将其作为奴隶。这位流淌着羌族血液的有志之士，不甘为人奴，并没有被长期的阶下囚生活消磨了气节。在被秦人俘虏并接受繁重劳动改造的过程中，他学习了秦人的粮食种植、耕作技术，以及冶炼技术。后来，他向西而逃，逃亡的路途遥远而艰辛，在逃回青藏高原东南部的故地途中，在山野间遇到了一个吡女（即割掉鼻子的女人），两人结为夫妻。据说这位吡女自嫌脸面丑陋，于是披散头发遮住面孔，后来的羌族妇女因此有了“被发覆面”的习俗。

公元前475年，爱剑携妻子逃奔到三河（指黄河、析支河、湟河）地区，当地羌人知道爱剑的经历后，认为他是一个非凡的人，非常敬畏他，共同推举他为首领。由于他做过奴隶，羌语称“奴”为无弋，所以有了“无弋爱剑”这个汉人眼中奇怪的名字。

无弋爱剑将学到的农业耕植和畜养牲口的技术传授给还过着原始游猎生活的羌人，让他们种五谷、养六畜。爱剑和他的儿子、孙子使这个小小的部落逐渐强大，阿尼玛卿雪山以东的牧场也因此更换了主人。到他的曾孙忍和舞时，该部落达到了一个顶峰。忍生了九子，发展成为9个部落；舞生十七子，发展成为17个部落。到秦汉之时，无弋爱剑在青海的羌族子孙已分为大小150个部落，雄踞青海高原。

中原人称呼他们为“羌”，他们自己却照旧自称为塞。元朝时，政府因地制宜，在这里设了一个郭密千户所。元朝政府里西北民族出身的高官众多，对“塞”或“密”还能分得清，到了明朝，可就没这么简单了。洪武朝的士大夫称呼这里的百姓为“果迷（郭密的音转）卜哂族”，此后不知什么时候又讹变为“思果迷族”。至今，青海海南藏族地区仍保留着塞人的称呼，并将他们生活的地区称为郭塞、果迷等。这些塞人后裔主要分布在今天青海省海南州的黄河以北的曲什安河、恰卜恰河、伊黑龙河、浪麻河、罗汉堂河、贺尔加河、尕让河和江拉河流域地区。因此，在考察西夏王朝的主体族群——党项羌的最初来源时，一定不能忽略了生活在青海海南藏区和果洛藏区一带的古塞人。



天狼西来：六千里外的不速之客



青藏高原，羌人的天堂，破坏甚至摧毁这座天堂的，是一支来自六千多里外的天狼部队——鲜卑。

位于大兴安岭腹地的鄂伦春旗境内的嘎仙洞，是鲜卑先民最早走进历史视野的地方。从嘎仙洞走出的鲜卑人，在秦汉时期的文献中就有记载。在零星而模糊的记载中，那些游牧在今天辽宁东部西喇木伦河以北的少数民族，被称为“鲜卑”，属于当时的“中国”之外的东胡。匈奴强大时，一度臣服于匈奴人，匈奴人被击败后，这个原本不起眼的部落迅速地在蒙古草原上亮出了自己的力量，尤其是他们收留了数十万的匈奴人后，很快成为北方草原上最强大的游牧力量之一。魏晋时期，鲜卑分为宇文部、慕容部、拓跋部、秃发部和乞伏部等若干部。影响最大的是拓跋部，在中国历史上的南北朝时期的北朝，除北齐外，北魏、东魏和西魏都是拓跋鲜卑建立的政权^①。

鲜卑部落流行一种叫“马斗”的比赛项目。每年的马斗是鲜卑部落的盛会，是一场带有比赛和娱乐双重性质的鲜卑人的大集会。

公元284年，鲜卑人的马斗成了慕容部酋长涉归的两个儿子公开较量的舞台：16岁的嫡子慕容廆出身高贵，是可汗之位的合法继承者；庶长子吐谷浑则统领着1700户部落，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并在部落中享有盛名。

那天的马斗参观人数是历年之最，慕容涉归亲自带领自己的随从、亲信及宠爱的女人，来到人山人海的马斗场。从小过惯了娇宠生活但心高气傲的慕容廆一心想挤走对自己汗位有威胁的吐谷浑，当吐谷浑远路赶来参加比赛时，慕容廆差人在前一夜

^①关于鲜卑民族的历史，本丛书之第二部《鲜卑帝国传奇》有详细的介绍。



魏晋时期鲜卑人的《帐居图》壁画砖

给吐谷浑的马槽偷偷投了泻药。第二天的马斗场上，在草原上纵横驰骋多年的吐谷浑怎么也没料到，这匹陪伴自己攻下一个又一个草原部落的心爱战马，会如此“掉链子”。就在他羞愧难当时，慕容廆骑着战马走过来高声说：“这难道就是草原上有名的吐谷浑么？骑着这样的马怎么能作战呢？我为有这样的兄长感到羞愧！”

糊涂的慕容涉归对比赛结果没有丝毫怀疑，反而对身边宠爱的女人和亲信说：“呵呵，你们平时都说慕容廆不能撑起鲜卑的大业，今天的马斗连吐谷浑也不是他的对手啊！”

受到嘲弄的吐谷浑一气之下带领部众，决定另起炉灶，连夜带领人马开始了西迁之路。这场引起鲜卑部落严重分裂的马斗由此画上了一个伤心的句号。

吐谷浑带领部众向西部那广袤但陌生的地域进发，原来他统领的1700多户部落人马大多选择了追随这位草原上的雄鹰，而且，越来越多的鲜卑人、匈奴人后裔、突厥人也慕名从或远或近的地方跑来跟随他迁徙。通过一包泻药爬上可汗宝座的慕容廆感到了很大的威胁，于是派遣使者到草原上的很多部落，一通胡萝卜加大棒，迫使这些部落不敢收留吐谷浑。

那个艰难的秋天，吐谷浑所到草原上的每寸土地仿佛都不属于他，吐谷浑每到一个部落，要么是遭到毫无余地的拒绝，要么是主人在接待他们后便委婉谢绝他们久留。他坚信总有一处草原能让他驻足。每个夕阳下，看着落下的残阳，他越发相信最美的一道斜阳之下，最美的一处草原将是属于他的。